

宗教經驗的自然主義解釋及知識論的批判信任進路

Naturalistic Explanation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the Critical Trust Approach to Epistemology

關啟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今天，我們的議題是《宗教經驗是否真實呢？》就著這個議題的一個挑戰是「自然主義解釋」(Naturalistic Explanations)，就好像我讀大學時常常聽到別人說宗教經驗只是心理作用。然而，怎樣去判定一個經驗的真假，是屬於哲學的範疇，而我今天介紹的進路比較新，就是知識論的批判信任進路 (Critical Trust Approach to Epistemology)。

宗教經驗的意義

首先，我要指出宗教有經驗向導，不只是是一個理性信念的吸收，而是有激情的。宗教對一個人來說是真實的體驗，不只是一個假設。例如約伯，聖經提到面對耶和華時，他曾經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約伯記42:5)，這就是宗教經驗。有時宗教經驗不是單單扭轉個人的人生、改變整個人的價值觀，甚至可以帶來整個文明的轉化，例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建立以色列人的國家，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以色列人到今天依然對國際政治有很大影響力，例如美國宣佈耶路撒冷為首都也產生很多抗議。我們也看到猶太基督教的文化、新約的聖保羅在大馬色路上的改變、奧斯丁的改變等等，為西方文化帶來巨大影響。不單在古代，就算現代都有這種影響，例如威廉·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上帝給他異象去做兩件事：其一是去解放黑奴，其二是去改革道德，結果他在英國透過民主方法廢除了奴隸買賣，是近代英國人權運動的里程碑。

甚麼叫宗教經驗呢？「宗教經驗」指的是一種經歷——在其中主體感受到經歷了帝或某種超自然的存在¹。其中一種宗教經驗代表我們和神聖的相遇，魯道夫奧托 (Rudolf Otto) 稱之為神聖的經歷 (Numinous experience)——或與聖者相遇的

經驗。宗教經驗是個人體驗，基本上我們要信任當事人自己怎理解經驗的內容，當然呈現的內容可能是真的或是假的，真的我們會叫真實的 (veridical)：當主體感受到的經驗對象實際上存在，並以適當的方式產生這種經驗時，我們就說這宗教經驗是真實的²。好像我們在動物園裡看見老虎，老虎就是經驗的對象，我好像體驗到一隻老虎呈現在我面前，而這個經驗是真的，因為這隻老虎真的存在，而他的存在透過光波影響我的視覺，產生這個老虎的經驗。另一個經驗可能是我睡在床上時，夢見一隻老虎而嚇醒了我，但這隻老虎不是真的存在，這個老虎的經驗就只是夢境，不是真實，雖然內容同樣有老虎的呈現。

批判信任進路

一般人可能覺得宗教經驗很難去維護，但一些當代的宗教哲學家就不是這樣想，他們認為宗教經驗也可以透過一些哲學論證證明起碼有一些是可信的。我的博士論文老師牛津哲學家理察·斯溫伯恩 (Richard Swinburne) 就曾經在他的著作《上帝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 1979) 提出信任原則 (Principle of Credulity)，我後來稱之為批判信任進路 (Critical Trust Approach)。這信任原則說（類比法律上的無罪推論原則），在證明「有罪」之前將我們的經歷（包括宗教經驗）視為「無辜」是合理的。換句話說，宗教經驗應被視為上帝存在的表面證據，直到有理由懷疑它們為止³。這個原則是說經驗不應一開始就懷疑，我們反應該對它有初步信任，但也不是絕對信任，在有好的理由支持下也可以被懷疑，甚或否定。就好像律師和法庭對待嫌疑人時，要「在證明有罪之前將他視為無辜」(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這種無罪推論精神較合理，若要把他定罪，就需要證明他有罪。斯溫伯恩認為對待宗教經驗亦應如是，要先當它無罪，但如果你有證據證明它是幻覺，也可

[1] 原文：By a religious experience I mean an experience which the subject takes to be an experience of God or some super natural being)

[2] 原文：If what the subject took to be the object of his experience actually existed, was present, and caused him to have that experience in an appropriate way, then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is veridical.

[3] 原文：The Principle of Credulity said that it was rational to treat our experiences, including religious experience, as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In other words, religious experiences were treated as prima facie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until there were reasons for doubting them.

自然主義解釋的挑戰

否定宗教經驗。例如：我好像看見百多人聽我講道，但如我突然睡醒，發覺自己穿着睡衣，躺在床上，那新經驗就證明我剛剛只是做了一個夢。但如果我真的能看見大家，然後跟大家吃飯，那我便會對這經驗初步信任，無理由懷疑就繼續信任，這是最合理的做法，雖然沒有絕對的證明。嚴格來說，我們難以絕對證明自己的經驗是可靠的，初步信任的進路比盲目懷疑的方法更合理——不然我們甚麼經驗知識（不單宗教經驗）都不可能獲得。

我們也應一視同仁應用初步信任的精神在宗教經驗上，假若我們堅持必須證明自己的經驗是真實的，不然就要懷疑它，恐怕這個要求是難以滿足的。我們要如何證明我們現在不是在發夢，或不是像電影*The Matrix* (1999) 那樣呢？在電影裡，人類已被電腦控制且利用來作生物能源，人類所經驗的「世界」只是電腦在我們的腦內創造的虛擬影像——這就是Matrix。在這情況下，人類的所有經驗都和真實世界（如藍天白雲）的經驗完全一樣，但實際上我們只是活在Matrix的世界裏。當然，我們不會相信我們的世界是虛幻的，但要如何證明並非如此，卻是極度困難。有很多學者也與斯溫伯恩有類似的論點，特別要提到威廉·阿爾斯頓 (William Alston) 在1991寫的一本書《知覺神》(*Perceiving God*)。

所以，按批判信任進路，我們並不須要去證明宗教經驗是真實，因為一般經驗我們也是先假設它是無辜，然後才去考證有沒有理由去推翻它們。我們只是一致都應用批評信任的原則在宗教經驗上，然後去看有沒有特殊考慮去證明宗教經驗都是虛假的。若這些特殊考慮不能成立，我們就有合理理由相信最少有一些宗教經驗是真實的。再者，綜觀歷史，相信有神論宗教的人肯定超過十億百億，有宗教經驗的人也有很多，若說所有的宗教經驗都是虛假的，實在也難以置信。總結而言，為甚麼要相信批判信任原則 (Principle of Critical Trust) 呢？這是因為如果我們否定批判信任原則，不能夠先初步信任當前經驗的存在，那我們要從何入手去證明當前的經驗呢？或許要尋找其他人的印證，但我又如何印證那印證人的存在呢？如此類推，這樣下去只會沒完沒了。因此，批判信任原則是難以否定的知識論原則。

那自然主義解釋 (naturalistic explanations) 又是否能挑戰宗教經驗的真實性呢？對宗教經驗的自然主義解釋是假設了一些自然條件和機制——這些條件即使沒有上帝也會產生宗教經驗的，所以反對者認為，這不是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宗教經歷是妄想的嗎？⁴ 即是說我們今天覺得聽見神在夢中跟我說話，有一個哲學家提出你聽到神在夢中跟你說話，是因為你夢到神在夢中跟你說話，其實最終也只是一場夢，即是我們以為這些宗教經驗是神跟我說話，其實只是因為一些其他的因素——我們心理的投射，因此根本不需要有神也能有宗教經驗。因此，宗教經驗是不真實的，這點就是自然主義解釋給我們的挑戰。例如佛洛伊德的理論 (Freudian Theory) 就認為我們人有很多心理需要，所以我們把上帝投射出來 (Projection)——譬如我們覺得這個世界有很多壓迫，我們很需要安慰，所以我們就投射出一個天父出來安慰我們，這就是宗教經驗的起源。

我們有幾點可作回應。首先，投射說不單可以解釋信仰，也可以解釋無神論。我們也可說無神論是人投射出來的，因為無神論者害怕上帝審判，所以便投射一個無神論的世界出來以安慰自己。難道這說法又推翻了無神論嗎？並非如此。這裡我們看到一個基本的邏輯問題——起源謬誤 (Genetic Fallacy)，這是說我們不能根據一個信念的起源就斷定該信念的真假。例如：我相信自己正睡在溫暖的床上，而這個信念是源自我心理上覺得疲累的需要而投射出來的，但這張床也可能是存在的。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代表心理投射出來的事物也可能不是虛假的，因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說，投射出來的事物必然是虛假的，不然就犯了起源謬誤的邏輯錯誤。很多人認為宗教經驗的起源就是因為人的心理需要，就推論出宗教信念就是虛假的，這同樣犯了起源謬誤的邏輯錯誤。這樣看來，投射說的解釋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這說法仍然很有影響力。這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學術討論當中是打下風波的，而打上風波的人發表論點時就算沒有論據，大家都仍然會易於信服。當信徒認為我們的宗教信念是合理的，你發覺大家會要求他們提出很多證據，但反對者隨意假設投射說的論點和推論，卻不須提出證據（甚至其推論有違邏輯也無所謂），這是不合理的，遊戲規則是不公平的。所以，當自然主義解釋者認為我們的宗教經驗只不過是我們的心理投射時，我們應堅持他們必須提出證據，而不能倚靠他們的瞎猜。這只是學術的一致性要求。

亞維拉的德蘭 (Teresa of Avila, 下稱「大德蘭」) 曾經夢見一個天使持長槍刺穿她的心，這宗教經驗使她感到十分溫暖，你可以想像部分人會說這宗教經驗是源自

[4] 原文：A naturalistic explanation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s one that postulates natural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s which allegedly would produce religious experiences even if there is no God. So there are positive reasons to think religious experiences delusive.

她修女生涯的性壓抑，所以她夢見這個影像其實是性行為的象徵，而這宗教經驗是因為她性壓抑的心理投射。對於評論家來說，長矛穿透德蘭的最內心和她的呻吟表明這是對性交的隱晦指涉。對上帝的愛和渴望只是源自不被滿足的性慾的投射⁵。但究竟大德蘭有沒有性壓抑，我們不是她肚裏的蟲，我們並不清楚。因此這種類型的論點完全是瞎猜的：是否沒有性行為就一定有性壓抑，不是也可以有昇華的可能性嗎？關於這個問題，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經典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有很好的處理。其實你可以說這個經驗不是投射「性壓抑」，而是投射「消化不良」，可以見到這裡有很大的空間讓我們自由發揮，問題在於你怎樣去測試你的解釋，後面會指出我們根本沒有方法去測試這些似是而非的解釋。所以以上自然主義解釋是建基於一個主觀的猜想而已。

投射說

說回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他常說宗教是心理投射，但我並不認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過分簡化地把宗教信仰看作一種令人舒服的安慰，但真的如此嗎？不必然，其實宗教信仰可以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你們要完全像天父一樣。」(馬太福音5:48) 這就是很高的要求，也可能令我們有不少信仰掙扎。信仰並不一定帶來安慰的，因為信仰要求是不容易達到的。基督教要求我們作犧牲，背起十字架，起碼我自己不會特別喜歡投射這些東西。有些信仰並不像基督教那樣有要求，或許投射說比較容易解釋，例如黃大仙這種宗教就是講求有求必應的，這的確可以令我們心理舒服或帶來安慰的。馬克思 (Karl Marx) 提出另一種自然主義解釋，他認為宗教信仰是人民的鴉片，被壓迫者的嘆息，無情世界的情感和人民的虛幻幸福⁶。換言之，宗教是用來麻醉人民的痛楚，讓他們忘記世界的不公義，這樣就能夠維持世界的現況，但事實上剛剛提到的威伯福斯的宗教經驗就不是這樣，宗教信仰讓他面對黑奴的困境，甚至使他在國會裡提出改革，他屢敗屢戰，最終改變英國社會不公義的狀況。我們能看到很多的宗教經驗是帶來解放和公義的，並幫助人民面對痛苦，例如：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的民權運動，拉丁美洲的大主教羅梅洛 (Oscar Romero) 也是因為反對政府，為民請命，結果被槍殺的。這樣看來，佛洛伊德或馬克思的自然主義解釋，都不能充分解釋宗教經驗的現象。

[5] 原文：For the critics, the penetration of the spear into Teresa's innermost core and her moaning suggest that this is a veiled reference to sexual intercourse. The love of and desire for God are just the projection of unsatisfied sexual desire.

[6] 原文：Religion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the sigh of the oppressed, the sentiment of a heartless world and the illusory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由於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is) 相當有影響力，我作進一步的探討。他認為欲求信念 (illusion) 就是渴望的投射 (projection of wishes)，就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要提防起源謬誤——提出一個心理起源，並不能證明這個經驗是不真實的。再者，特別就上帝的經驗而言，上帝是所有事物的創造者，我們的心理結構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都可能是上帝所創造的，上帝藉著我們的心理結構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去刺激我們追尋信仰，透過宗教經驗去認識祂，有何奇之有呢？所以，心理解釋與宗教經驗的真實性不是相互排斥 (Mutually exclusive) 的，縱使宗教經驗有心理因素，也可能是真實的。社會學家彼得·柏格 (Peter Berger) 也曾說：「投射 (projection) 也可是反射 (reflection)」⁷。近代的心理學研究顯示，就算我們一般的感官經驗 (sense experience) 都有很多心理因素，例如一些點連續地出現，其實之間是有跳躍的，但我們卻會見到連續的圓周運動 (circular motion)，可見我們的視覺也是有很多的投射 (projection)。眾所周知，兩條線一樣長度，只要箭嘴尾向外向內，我們就會感覺一條線比另外一條線長；感官經驗也受到我們的期望 (expectation) 影響，在沙漠口渴時，可能我們會見到一瓶可樂，這些例子證明感官經驗一樣受到心理因素影響，但我們不會因此全盤否定感官經驗的可信性。

投射說也面對實證的困難：你不可以單單只說我在投射，你要如何證明我在投射呢？又如何分辨有沒有投射，又或者要用甚麼儀器去測量有沒有投射呢？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沒有答案，所以投射說本身不是可測試的 (Testable)。就像亞爾斯頓 (William Alston) 所說「該領域最突出的理論引用了因果機制，這些機制本身構成了迄今為止不可解決的識別和測量問題：無意識的心理過程，如壓抑，識別，回歸和防禦機制；社會對意識形態、信仰與態度形成的影響。毫不出奇，像佛洛伊德，馬克思和塗爾幹這樣的理論所依賴於的只是薄弱的證據，但他們卻由這些證據中概括出不負責任的觀點⁷」。

其實，佛洛伊德的整個理論也有很多問題，他說小男孩很喜歡跟其母親發生關係，對他的父親就妒忌，並且又愛又恨，但事實上你又怎測試這說法呢？怎知事情有否真的發生呢？所以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 (Hans Eysenck) 也認為佛洛伊德的理論有缺陷，Richard Webster也寫了一本書叫 *Why Freud Was Wrong* (1995)。所

[7] 原文：The most prominent theories in the field invoke causal mechanisms that themselves pose thus far insoluble problems of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unconsciou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like repression, identification, regression and mechanisms of defense; social influences on ideology and on belief and attitude format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ories like those Freud, Marx and Durkheim rest on a slender thread of evidential support and generalize irresponsibly from such evidence as they can muster.)

以這個理論也同樣面對實證的困難，我們不應把這理論當作絕對真理。反過來說，我們也可用心理分析研究非信徒，有一個心理學家Paul Vitz研究了很多無神論者，發現他們都在童年時跟父親關係欠佳，會不會因為無神論者在童年時跟父親關係欠佳，所以有心理投射，而抹殺了天父的存在呢？因此，投射說的解釋似乎得來太易了，我們按這思路不難創作類似的故事去解釋任何信念。投射說實在是一把雙刃劍，另一位哲學家阿爾文·普蘭丁格 (Alvin Plantinga) 也曾經說過：「許多人完全不喜歡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存有在監督他們的每一項活動，知悉他們的每一個想法，並對他們所做或思考的一切作出判斷的想法。⁸」很多人根本不想上帝存在，去壓抑他們的思想行動，因此他們投射了一個無神論的世界出來，就例如無神論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 (Thomas Nagel) 坦承：「我希望無神論是真實的，因為我認識的一些最聰明、最有知識的人都是宗教信徒，所以我感到不安。這不僅僅是因為我不相信上帝而自然地希望我的信仰是正確的。我更且是希望沒有上帝！我不希望有一個上帝；我不希望宇宙像那樣。⁹」

總括來說，懷疑者也可以反被懷疑，有時基督徒過份柔弱，輕易接受其他人的批評，卻沒有膽量或批判思考去作出回應。有錯固然要改，但對於無理的批評其實我們應該據理力爭。

其他自然主義解釋

其實任何事情都可以提出自然主義解釋，例如說你這樣的經驗是你其他需求的投射，但這種隨意且不用證據的解釋根本不能是有力推翻該經驗的證據。又例如有人說是因為你服用了一種強烈的半人工致幻劑 (LSD)，所以才有宗教經驗，但這解釋也不能推翻所有宗教經驗。當你服用了LSD，也會產生很多虛幻的感官經驗，但你不能因為有些人服用了LSD有幻覺，然後否定其他感官經驗都是幻覺。所以，縱使有些宗教經驗是由LSD產生，也不能說所有宗教經驗都是LSD產生的，這是不合邏輯的。另外有一個社會學的自然主義解釋用以解釋神秘經驗，這理論說在某些文化裡有神秘經驗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status)，可以自誇自己厲害等等，有些神秘經驗或許可以這樣解釋，但在很多情況下這理論是不適用的。例如大德蘭的宗

教經驗，不單沒有抬高她的地位，甚至給天主教的高層調查，而且她一生所強調的就是謙卑精神，似乎不符合這些解釋。

另一種自然主義解釋是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這理論認為宗教經驗都是一些深信宗教的人按照自己的信念和期望所建構出來的。但按這說法，宗教經驗的內容都應該與先存的信念相乎的，但很多的宗教經驗都是新奇的，與當時的宗教框架並不吻合，如大德蘭的宗教經驗當時也受到不少質疑，當時的人其實都有懷疑，只是經過很長時間的考察大家才接受大德蘭的經歷。不同文獻都有提到很多宗教經驗都是皈依 (conversion)，很多人原來並沒有宗教背景，很多人信主一刻並不清楚基督教是甚麼，很多人都是先有宗教經驗才確信宗教。因此，有宗教經驗的人可以先有信仰的架構 (framework)，但也有很多宗教經驗並非由先存的框架建構 (construct) 出來，而是突然冒出來的。所以建構主義也面對很多反例。

最後，現在很流行神經科學去解釋宗教經驗，很多人說刺激大腦某些部分就能產生宗教經驗。如腦科學家Eugene d'Aquili 與安德魯紐柏 (Andrew Newberg) 都做過這種實驗，有些人在默觀時呈現β波腦波 (Beta Brainwave) 等等。但其實問題是，這又代表甚麼呢？你見到一個蘋果你的大腦也會有一個圖案 (pattern)，難道查看了你大腦的圖案的存在，就代表蘋果不存在嗎？上帝可以直接刺激我們的心靈，但上帝創造了我們的身體，在一般的經驗裡，這些經驗都是經過身體 (包括大腦事件) 作為媒介的。宗教經驗也有身體 (包括大腦事件) 作為媒介，又有甚麼值得驚奇呢？打個比喻，上帝好像在我們大腦留了一個語音訊息給我們，只要受到刺激，就會激發我們對超越 (transcendence) 的渴望和經驗。所以即使宗教經驗能有神經科學的解釋，也跟宗教經驗的真實性沒有衝突。特別是Eugene d'Aquili 與Andrew Newberg 做過很多神經科學的實驗，但他們也說：「將靈性體驗追溯到神經行為並不能否認其真實性……靈性體驗和一般物質的經驗也通過大腦的處理功能和心智的認知功能，才會成為真實。¹⁰」所以我們不需要排斥或太介意神經科學的研究，縱使神經科學的研究能夠解釋為甚麼我們能見到一個蘋果，但不代表蘋果不存在。

總結而言，很多自然主義解釋本身問題重重，我們不必要接受，也不能說這些解釋就推翻了宗教經驗的真實性。

[8] 原文：Many people thoroughly dislike the idea of an omnipotent, omniscient being monitoring their every activity, privy to their every thought, and passing judgement on all they do or think.

[9] 原文：I want atheism to be true and am made uneasy by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well-informed people I know are religious believers. It isn't just that I don't believe in God and, naturally, hope that I'm right in my belief. It's that I hope there is no God! I don't want there to be a God; I don't want the universe to be like that.

[10] 原文：Tracing spiritual experience to neurological behavior does not disprove its realness... both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experiences of a more ordinary material nature are made real to the mind in the very same ways through the processing powers of the brain and 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the mind.

參考資料

- Alston, William. 1991. *Perceiving G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Eysenck, Hans. 1985. *Decline & Fall of the Freudian Empire*. London: Penguin Books.
- Nagel, Thomas. 1997. *The Last W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7.
- Swinburne, Richard. 1979. *The Existence of G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ebster, Richard. 1995. *Why Freud Was Wrong: Sin, Science & Psychoanalysis*. Fontana.
- Yandell, Keith E. 1993.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